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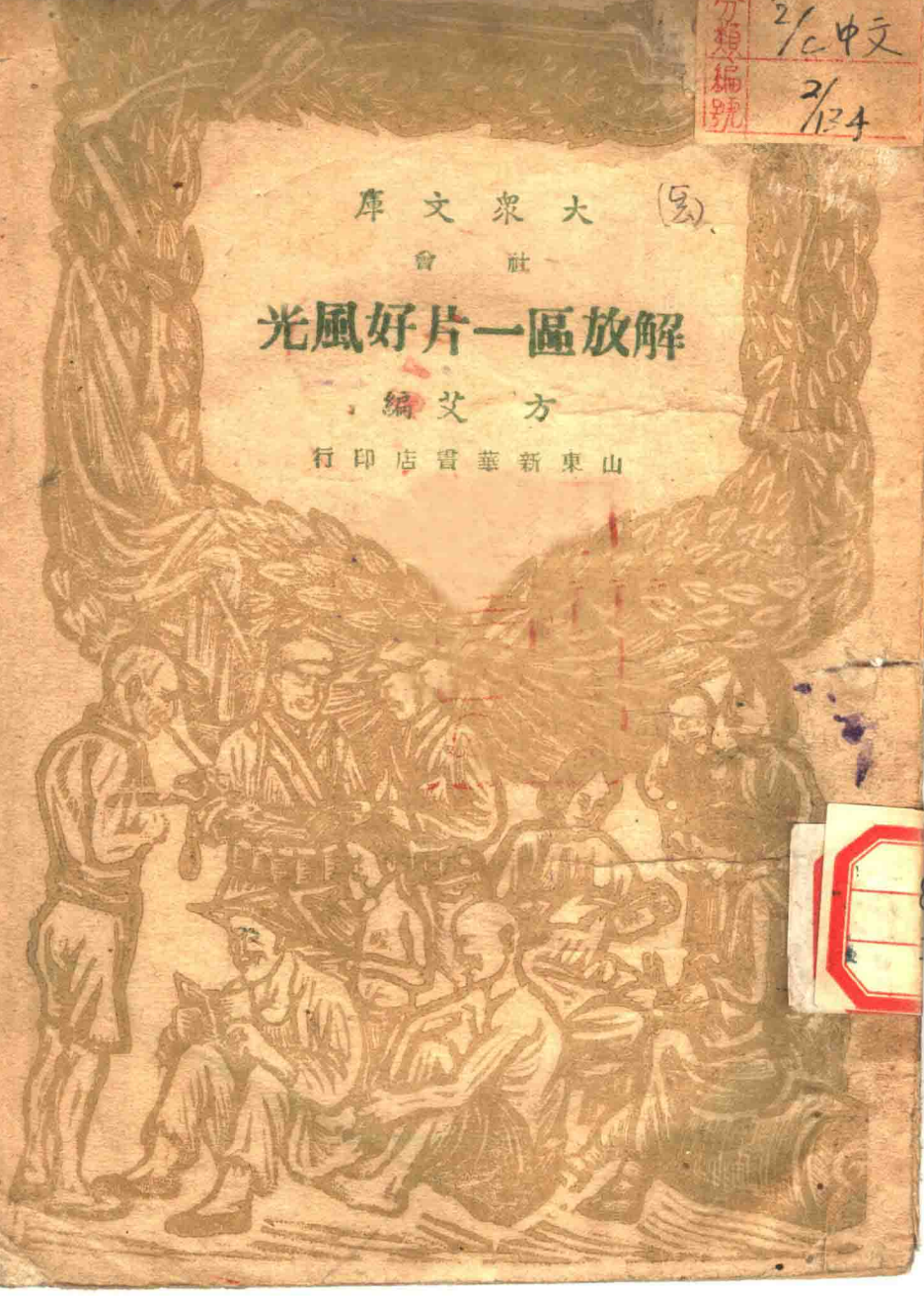
分類編號  
2/c 中文  
2/124

大衆文庫 (五)  
會社

# 解放區一片好風光

方艾編

山東新華書店印行





## 金家喜

萊蕪口鎮東街朱哇子，今年十五歲了，從小就要飯過日子，整天的把棍子和人家的狗打仗。在這次土地改革中，他分到了一座瓦屋，一官畝水澆地，恁的活蹦蹦跳跳的說：「我長大了，非幹幹這共產黨八路軍不行！」把打狗棍也燒了，還跑到辦公處去感謝大家組織起來的好處。他五十歲的娘也說：「俺做夢也沒想到還能住瓦屋，種水澆地，這部虧了共產黨救命星，我死了可也忘不了他哩。」

剛到地的大哇子，心裏可高興了。他決定要住大瓦屋，就哈哈大笑說：「俺今年不幹了，俺家的瓦屋也就不用謝了。我回前線一定把法蘭西打回去，反動派存在一天，我和他拚一天。」

## 孫村長的喜對聯

平西縣官莊區北坦坡村長孫福增，五輩子受窮。蔣偽閻珂卿盤據時，抓丁殺人，逼的孫福增逃了荒，弟弟參加了八路軍，老雙親在家裏忍飢受寒。

去年解放後，孫福增向民主政府貸了一千元款，買了一頭驢，租種着六畝地，全家今年才吃上了高粱餅子，以後孫福增似選嘗上了村長。

孫村長今年二十九歲了，說好個媳婦還沒過門，他村種地，受新河的地主剝削了一百一十年，這次聽說土地改革，他說：「土地回了家再成親」，便把喜日也改了期。

他領着羣衆和地主講了理算了賬，把地要回來，第二天才舉行了婚禮。全村老少都來給他賀喜，送了一副大對聯，上寫着：

土地回家男女成親，是雙喜臨門

窮人翻身農民一家，要共保和平

新郎新娘雙雙向毛主席的像，行了鞠躬禮，全場馬上響起了  
「毛澤東之歌」。鑼鼓齊鳴，洋溢着一片歡喜之聲。

### 得給孩子娶上媳婦了

臨沂冊山區寇家對河，土地改革以後，好幾戶人家，都忙着十幾年來想忙沒得忙的喜事。住在莊東頭的寇殿標家，爺已經六十九歲了，可是因爲沒有宅子，兒子還未娶上媳婦。爺兒倆住在人家的一間小宅子，這宅子支開了一張小床，就沒有地處了。這次他分到宅子了，寇大爺趕忙替寇殿標找上了親事，想着能抱個孫子。鐵匠寇雲生、雲峯兄弟倆，都準備把媳婦帶上，日來正在趕製傢私，新添了一條新大紅被子。他說：「今年翻了身，才化

了四千元，置了這一床新被。兒子大了，到今年才娶上了親事，這下可叫寬了心了。」

這莊子，到年內，就有五家娶上媳婦。

(暫)

## 老頭子也變年青了

萊蕪縣東汶南莊，分到了土地，大夥都唱了起來。

在這莊的幹部會上，五十七歲的邱振富，想想過去，比比現在，一時高興起來，放開了嗓子唱起「八大錘來了。他還沒唱完，六十三歲的軍屬耿和軒也搶着把桌子擺開，演唱起「二進宮」，他的孫女耿鳳英制止他說：「老爺，人家都笑啦！你還唱嗎？」他很得意的說：「俺就是讓人家笑呢！」接着他又穿上了一雙大紅鞋，表演「孟老虎」。這樣全場都開笑了起來。五十歲的農

會長畢守德，也穿起大紅鞋，表演着，會議以後，邱振富說：「十年啦，沒有心緒唱一句，現在咱可快活快活吧！」

(黃彩)

## 文書，有了你就有地

萊蕪日鎮東街，在發文書那天晚上，得地的人，三個一羣，五個一夥的，早就跑到場子上去等領文書，六十多歲的閻大娘，拉着拐杖，急急地說：「俺聽說分文書，恨不得一下子就到了會場，在路上，喜得不得了，就一連跌了兩個筋斗。」

開會了，每個人都側着耳朵仔細的聽着。「閻大娘」，許多人望了過來，閻大娘坐在玉米秸上，聽到喊自己的名字，起也起不來，接過文書，喜的說：「有這張紙，就有那二分地，可是好好的收拾着。」

(石德)

## 討飯莊乞丐盡翻身

過去野竹園是泰興新街區有名的「討飯莊」，全村七十多家，有四十多家討飯過日。就是種地農民中，除四家不租田外，其餘都是外村的佃戶，解放後，野竹園解除了舊社會的壓榨剝削，也洗滌了舊有的骯髒恥辱，他們再也不討飯了，所有過去的乞丐都已成家立業，變成勤勞公民。去秋倒租運動中，全村有四十家置了田；今年「土地回家」時，三百九十七人平均每人都有一畝七八分田。全年中耕牛從八頭增加到十八頭。周奇甫、陳明志等七八戶，因無法生活到江南去拾草，現在也都搬回家來生產，村裏人人有事做，個個有飯吃。

他們還以變工的方法辦了一個學校，大家一齊動手給教師種田，教師就不要薪金教學，這樣使得全村的的孩子都有書讀。因此



，當蔣介石反動派要摧毀他們新的生活時，野竹園的人民就更熾烈的燃燒着保田的怒火，全村十九個青年踴躍的參加主力部隊，年輕一些的便組織起保田隊，婦女兒童也都自動組織起來站崗放哨，每個人都激憤地說：「只有大家齊心，才能夠保住我們的飯碗。」

### 一脚踢碎要飯籃

臨沭縣炭山區許貞乾老漢，今年七十一歲，只有自己光身一人，靠要飯過日子。有一天，許貞乾遇見了鄉親，一啦起來，才曉得家鄉已變了個樣子。往年的窮苦爺們，今兒都翻了身。許老漢聽了，心想：葉落要歸根，這麼大年紀，還在外鄉流落，總不是個事，要飯，讓你叫啞了喉嚨，好容易才要了一張煎餅，碰不巧，還得挨狗咬。他再想，鄉鄰們有了日子過，總不會不理睬的。

窮人出身的，總還有個好心腸。這樣，許老漢就下定了決心，沿路要飯，跑回了家鄉。

他回來了，莊裏的勞動英雄王松山，一看見許老漢，就在莊上開了個會歡迎他。王松山說：「咱們窮人翻了身，總不能眼看著自己的兄弟爺們要受罪。」到會的人都說：「窮人幫窮人，咱們合夥幫他翻身。」一下子就奉起了三四百升小米，各包表了問屋，置了二畝地。王松山帶頭大家出力幫他勸他下種。今年麥季裏，收了三百多升上好的麥子，又翻地種下了豆子。

中秋節後，許老漢土地裏走了一趟，太陽照得豆莢子，又黃又結實，許老漢的心裏真歡喜。打算明兒選幾個人下湖拔豆子。一回來，看見牆上掛着那個又黑又髒的破籃子，這傢伙磨折了他一輩子，勾起了他許多傷心事，他就狠狠的把破籃子擗在地裏，一脚把它踩爛了。從這以後，許老漢逢人便說：「咱幾輩子都是窮斷根的，咱連夢也沒想過，像咱這樣的人，也翻了身，解放區的辦法好，人心也好。」

## 劉汝元四五十歲學文化

費縣大泉莊的劉汝元，今年四十五歲了。他家三輩子沒一個識字的。先前他當莊長，因為不識字，不知吃了多少虧。去年七月初六，他決心上了莊戶學。剛開始，「溫河縣」三個字，學了十天也沒學好，寫在一塊就認得，不寫在一塊就不認得。十天以後就開了竅，不到兩個月就學了二百多字，可是，他一不小心，把學習本丟了，學的二百多字，一個也沒剩下，他一直悶着，不敢嚷出去，怕蘇老師嚷他。這樣，情緒低了兩個月，真的不想再學了。可是蘇老師並沒嚷他，還是和和氣氣的勸他學習，莊上的打油合作社，又選他當負責人。他才又下了決心重新來學習。這次，他用了一學了就用」的法子，每天上老師那裏跑好幾趟，用着的字就去問。吃飯時，用筷子在桌上劃。下湖帶着石板寫，

遠和他十一歲的兒子比賽。他爲了比倒他兒子，還費了二十天的功夫，學了四個歌，可是，當他唱給兒子聽的時候，他兒却比他唱的好。從這天起，他虛心了，拿着兒子當老師。一年當中，劉汝元已識了七百多字。能唸民衆課本第三冊，「魯南時報」也識了個八九，他還學會了記賬，合作社的賬都是他記的，好多青年都比不上他。

(朱奇民)

## 一百零三歲的老大娘

在臨沂岔河區集西莊上有一位老大娘，在最近幾年中，當人們問起她的高齡時，她總是答九十七歲了。但是鄰舍們說，她該有一百零三歲了。大家都很奇怪她爲什麼能活那麼老，她的四十多歲的孫媳婦說：「老大娘能活那樣老，是因爲平生和氣待人，

她們家裏從來不開過仗，與鄰居們也從未鬧過亂子。另外就是老大娘好勞動。她現在仍是過着很有規律的勞動生活。晚上很早就睡了，到早飯時就起身，吃完早飯拄着拐棍到汪崖上去散步。然後，就在太陽下慢慢的轉動她的紡線車。過去，王逆洪九盤據臨沂的時候，老大娘成天不出大門，看見當兵的更是嚇得了不得。可是現在她知道已經換了天下，當兵的是「八路」是「同志」，所以有時當見到駐地隊伍的同志們走過她家門口，她就張開了沒牙的嘴，親熱的招呼同志們去耍。記者這次去訪問，在門外就聽到吱吱喀喀的織布機聲和紡線車的胡胡聲。靠近後牆跟的織布機前正坐着她十六歲的重孫。她不時地需要站起來去接線頭。這顯然地是由於才開始學着織。在靠門口的一架紡線車前坐着她的孫媳。老大娘自己則坐在院子裏，一邊晒着太陽，一邊慢慢地轉動着車輪，——真好的一幅四代同堂的生產圖呵！她家過去在王逆洪九的敲詐剝削下已將二、三十畝地賣騰到九畝地，每天愁吃愁穿，現在却由於政府提倡生產，全家辛勤勞動，生活已經得到改善。

了，所以老大娘的體質較前更健旺，這位百齡高壽重孫滿堂的老大娘在新的時代中將更健康的生活下去，她是新社會勝過舊社會的一位活證人。

(朱實)

## 姚大娘的豐收

沂北高橋區劉家山宋莊，有個姚大娘，今年六十七歲。二十年前，她和姚大爺拉着三個孩子（兩個男孩一個女孩）從楊家坪，一担筐裏來到劉家山宋。窮佃戶沒有別的出路，在楊家坪給地主種地，地主用錢使，把地賣了，只好拖兒攜女另找飯門，來了劉家山宋，一家人蹲在當街，小兒姚成田才八歲餓的不住下的哭。姚大娘只是滿莊乞求着找地方當伙計（佃戶），後來就給地主劉侏片家種地。

兩間破草房，安置上這一担破磚的寒當，種了地主十六畝地，姚老漢和大兒整天勞動兩頭不見日頭。姚大娘也得給地主推碾推磨，端尿盆子，伺伺候候。小閨女給地主抱小孩，地主幾時惱羞，姚大爺不避風雨，得馬上去侍奉。兩間破草房，一年還要拿一斗六升麥子的房價，塞門辣子錢（給地主草園使）一年一吊銅元，扒給一年來，糧食都叫地主量了去，自己缺半年吃的，逼着就得吃地主糧食，春天吃一斗穀，秋裏還三斗二升豆子。這樣處餓受凍受的不是人罪，還得提心吊胆小心謹慎，唯恐出一個小「差錯」，冒犯着地主，把地退了，可就要了命。就在民國二十六年，姚大娘家攪了地主的園種着，那年種上的方瓜，每逢摘個方瓜吃，得告訴地主。一天孩子們餓了，姚大娘沒得空告訴地主，摘了個方瓜交給孩子吃了，誰尋思就爲這點事，惹下了亂子。八月十五日來到了，地主叫了姚大娘去，訓斥了一頓，把地全退了。唉！姚大爺急的再三乞求，沒答應，竄前竄後的求人說情也沒說下來，只好含着兩眼淚跑回家去，拾掇着走。

秋風起了，地主揮着叫快滾，趕招新伙計。姚大爺一家人，心裏又痛又酸的逃荒去了。不多日子又跌落到龍王埠，給郭德修家種地。那年姚大爺死了，姚大娘和孩子們一種種了三年。

共產黨來了，孩子們也都長成大人了。眼看着世道變了，窮人好過啦。姚大娘爲了多種幾畝地，在民國三十年上，又回到劉家山宋家來，再不給地主幹那無理的活啦，又實行了二五減租，年來見的糧食多了。前年倒租找回了二畝地來，日子一天好起一天。上年又置上三畝地，姚大娘覺着怪知足了。但是年年還得和人家分糧食，「頭頂人家天腳踏人家地」，姚大娘心裏想：「共產黨來了，比往年大不一樣，可是翻身還沒滾底呀！到幾時窮人自己着土地有房子呢？」

就在今年八月，果然實行了土地改革，姚大娘一家十口人，又分到地十八畝，房子七間。姚大娘到新分的房子和地邊一看，啊！高高的屋脊，肥肥的地，她喜極了。跑回家來，抱起今七月新添的兩個小孫子來，一眼又看到屋角滿滿的一大圓穀子，她滿



心裏喜滋滋的。今年收成好，還有這些糧食，又分了土地房子，還添了兩個孫子，真是三喜臨門。」

(孫子囑)

## 母親的來信

魯中八路軍×師特務營，副班長王振生，有一天接到了母親的信，他喜極了，打開一看，信上寫着：

「振生兒：來信收到了。我身體很好，咱這裏，現在實行土地改革，咱分到了六畝地，村裏替俺蓋上了房子，一切都很好。你在外頭革命，俺很光榮。希望你好好的打反動派，保住咱們的飯碗。」

王振生把他的信給大家看，興奮的說：

「我接到娘的信，真喜極啦。家裏有了地，多叫人喜啊！咱

家裏，整整兩輩子替人當了四十年傭工，吃猪食，出牛力，到臨了還得向地主家借糧吃，借了一斗還得還上三斗。我八歲時，父親給折磨死了，哥哥又給地主當牛馬使喚，也給折磨死了。……自己從十四歲起，就給人家幹活，睡在牛欄裏，常常挨罵挨打，推磨、壓碾、看孩子，樣樣都得幹，一連幹了十三年，全家淨是挨餓受凍，春天還光吃着榆樹葉子呢。這回家裏翻了身，咱得好好在首級打仗，堅決保衛咱解放區！

(魯中通訊)

## 連隊裏爭看家信

在華中，淮海的子弟兵團，在土地回家以後，都接到家裏的信，信上告訴他們，家裏徹底翻了身，過着好日子。

會農出身的機槍班長馬俊章，他家裏的信寄到連隊裏，大夥

鄰搶着看，替他喜着，談論着老馬家裏日子過好嘞，分了三畝棒子<sup>(米)</sup>，七畝秫秫，五畝粟子<sup>(米)</sup>。在營裏當事務長的王元興，家裏也來信了，信上告訴他，家裏分到了二畝秫秫，二畝棒子，十畝水混地。他高興的說：「我從一九四一年參軍的，這幾年，總掛念着家裏生活沒依靠，現在可沒有顧慮了，我一心一意，在前線保衛解放區，保衛家鄉。」

## 五十的老農得娃娃

山西省晉城縣有個莊子叫天水嶺，莊上有十一戶地主和放高利貸的，都叫莊戶漢清算了，要回了土地，窮人的日子才過好嘞。現在全村都穿上新衣或半新衣，也有鞋穿了。在今年春耕以後，大夥都組織起來，實行變工互助，今年麥子收得可不賸，每戶都收了一石五斗、二石、五石不等的麥子。

在麥收前，晉城的中國共產黨的委員，鄭思遠同志到了天水嶺，和翻身英雄郭葛聯啦呱。鄭思遠問他：「身翻過了嗎？」他答：「翻派了！」（翻過了的意思。）接着他笑着說：「我今年五十一歲了，老婆也五十一啦，好多年沒生娃娃，偏偏今年生了個兒子，這不是五十老頭生個晚兒子嗎！」

大家都在笑着。葛聯忽的問：「你說這個孩子是誰的？」大家很自然的答着：「是你自己的」，可是他不同意，搖搖頭說：「是毛主席的」。他的理由是：「沒有毛主席，共產黨，我去年早就餓死了，那裏還會生兒子！」葛聯哈哈的大笑起來說：「毛主席在天水嶺紮上根，我的這個兒子的名字，就叫紮根吧。」

接着紮根他娘，請鄭思遠到他家裏，端出一碗粉條，一碗油炸麵，望着客人吃，並說：「這碗粉麵條不值啥，但這還是從清明祭祖以後，晒乾了放到現在的。」說着說着，紮根他娘快活的唱起小調來了：

「秋風吹來天氣涼，想起過冬思斷腸，地主們身穿皮襖火旁坐，窮人們身穿破衣向太陽。……窮人們窮來不是命窮，也不是祖上不積功，都是地主剝削了去，咱要團結起來和他鬥爭。」

「共產黨主張真正好，減租清債救活了咱，農民生活大改善，毛主席號召大生產。」

老太太一口氣唱完了小調，有個幹部說：「這首歌好是好，就是那句『和他鬥爭』不順口，改一下不是好嗎？」老太太馬上提了意見：「可不能改，不鬥爭還能翻身！」

這真是，在解放區只有年老的人，沒有年老的心。

### 勞動英雄給毛主席、朱總司令送新麥

陝甘寧邊區延安縣勞動英雄楊步沫，趕着兩頭毛驢，送給毛主席、朱總司令每人一石代耕麥子。毛主席親熱的握住老楊的手

說：「謝謝你。」隨後他們就坐在一塊，聊起莊稼來了。老楊說：「今年的麥子豐收了，我每垧（十畝地）打一石多，麥季一共收了四十多石，秋苗也長得很好，老百姓都很高興。」毛主席聽着他的話，喜的笑了。老楊臨走時，毛主席送給他一些掛麵、大米、餅乾、糖……。

老楊把麥送到朱總司令家，嘻嘻的對總司令說：「好久就想來看你。」總司令聽說老楊的家裏人有病，就再三的勸他說：「你家裏人的病治不好，可以送到這裏來。這裏有好醫生、有好藥。」總司令又把親自種的又紅又大的西紅柿，送了他一百多個，囑咐老楊把莊稼種得更好。

## 地主張永泰給毛主席賀節

今年中秋節那天下午，一個前罵過共產黨是土匪的，舊日

的地主張永泰，帶着他的孫子冒着雨，去給毛主席、朱總司令賀節。在毛主席的會客室裏，他拉着毛主席的手說：「毛主席，我們老百姓心裏都記着您；全國老百姓都等着您去解救他們。」毛主席請他坐下，他指着他挑來的兩筐葡萄和桃子，高興的說：「您號召咱栽樹，咱也栽了不少菓樹，現在已經結出菓子了。」

毛主席和他談起家常。張永泰說「我是經過清朝、國民黨和現在的新社會三個時代啦，我雖是個地主，可是國民黨在時，到處土匪搶劫，那能像現在，晚上能安心的睡覺呢！」

張永泰是延安尹家溝人，十年以前，他是一個有一千多畝土地，七十多條牛的大地主。他今年六十七歲，大半輩子是靠收租、放高利貸剝削人家過活的。在土地革命以後，政府留給他三十多畝好地，和住的房子，使他能夠擴大生產，往後張永泰便參加生產了。他回想起來說：「過去我要睡到太陽晒進窗子才起牀，又常生病；可是，自我參加勞動以後，每天天不明就起床，精神也好得多了。咱見了自己過去的佃戶，分了地，過着和我一樣

的好光景，我才明白，分地是爲着大家的。我現在修了兩個短工，一個長工，種菜務菓木，還在新市場開了個雜貨舖，一年的收入，就夠全家十口人吃用的。現在我是管家務，大孫子管舖子，孫媳婦作飯，還做零活，兩個孫兒上學，一星期還開一次家務會議，現在全家都參加了勞動，吵嘴打罵多少時候沒見，日子已經過得很好了。在前年，張永泰還被選作植樹英雄呢。

主席聚精會神的，聽着張老先生的話，時常發出愉快的笑聲。臨走時，毛主席對他說：「張老先生你像吳滿有一樣的翻身了，不過你們兩人經過兩條不同的道路罷了。」張永泰同他的孫兒，聽了毛主席的這句話，都笑了。



## 失主請看招領牌

延安有個新市場，在場口的牆壁上，掛了一個「招領牌」。有一天，上頭寫着：「小毛驢一頭，肥土一塊，鑰匙一把，有失主（掉了東  
西的人）來二分所認領。」許多失主喜的不得了，想不到掉了東西，找着了。在延安羅家垣村徇長林，跑了一頭毛驢，快三個月了，他不想再找了，可是在招領牌上，却找到了。他臨走時，買了一條紙烟，給警士作報答，可是，警士怎樣也不收。這半年當中，老百姓已經領回去的有：耕牛十四頭，馬六匹，毛驢二十二頭，金子四兩，肥土一條，毛巾二條，牙刷一把，發單二十五張……。

## 勞動人配勞動人

勞動英雄劉雨雲的兒子劉滿苗，和康秀英的婚事成就啦。這是他倆情投意合，經鄉親王世高介紹成就的。

這天下午，太陽剛偏過西山頭，劉雨雲和王世高陪着滿苗和秀英，到延安市政府辦理登記結婚。

康秀英騎着毛驢，穿着一身雪白的衣裳，腳上穿着一雙很好看的水紅色襪子；滿苗今天也剃了頭，換上了一件白褂子，小心靈拉着毛驢。不知怎的，走不上幾步，他總要回過頭去看看秀英。劉雨雲和王世高緊跟在後頭，有說有笑。

他們到了新市場，認識的人都向他們恭賀，稱讚，大家都

說：

「秀英多結實，真是個勞動英雄的媳婦。」

「滿苗可娶上一個好媳婦，勞動起來也變成。」

「滿苗的這個介紹人，真是個亮眼睛，你們可要請老王好好的喝上幾杯喜酒……。」

滿苗喜的顧不上回答，用勁的拉着毛驢，不叫牠打轉，擔心新媳婦摔下來。秀英一面用心聽着大夥的誇獎，一面又怕不穩當會摔下來，就連着點頭感謝。這時，被一堆人包圍着的劉雨雲和王世高，也在忙着點頭說話，向賀喜的酬答，歡喜的合不攏嘴來。

到了市政府，婚姻登記員看了看鄉政府的介紹信，就檢驗着結婚證件，問着個人的情由。

秀英回答着：「我家住在安塞，名叫康秀英，受苦人，今年二十八歲，去年和男人離了婚。」

登記員又問：「你爲什麼離婚？有什麼憑證？」

「從前的男人不勞動，天天串門子，把公家幫助我打下的十二石糧食，吃光了還不算，連把家、地、傢私都賣光了，我苦勸

他好幾次，勸不轉他。今年五月還要引我到榆林去勸我，我不願意，直打待我跪下叫爺爺，到應承了才完事。咱邊區是不准壓迫人的，第二天我就告到區政府，死也不願和他在一塊，後來，是高等法院判決離婚的。請同志看，這就是判決書。」

登記員又問劉滿苗：「你先前結過婚沒有？多大歲數？」  
「咱沒結婚，今年三十歲啦。」滿苗說着，有點害羞了，望着身邊的爺。

「舊社會受窮，穿不上喝不上的，沒法給滿苗說媳婦，現在可是完成了心願啦。」勞動英雄代他兒子補充着。

「你們有個介紹人嗎？」登記員又問着。

王世高趕快說：「我就是介紹人，他們倆個都好，勞動人配勞動人。」王世高說完了，就望着滿苗和秀英笑。

「那麼，你們倆願意不願意？」登記員很慎重的問。

「咱情願……」

「我也情願……」

男的有的說着，都低着頭。  
登記員把看了的法院判決書，和填好了的結婚證，給滿苗和秀英各人一份。

「好！恭喜你們。」最後，登記員向他們祝賀着，還直送到市政府門口。

劉滿苗拉過了毛驢，把秀英扶了上車，他笑着直朝着秀英看了一會，猛的扭過頭來，輕聲的問着她：「本！結婚再換酒什麼手續了嗎？」

「沒啥了，現在新社會，只要倆人情願，不化彩禮銀錢，到政府登記就成。」

## 千里平原好風光

這是新華社記者，走遍了冀南（河北省南部）平原，見了二十縣人民土地回家以後，快樂的情形。

### 一 紡線秋收家家忙

在臨漳城內，走進那一窠去，都能聽到「嗡嗡……」的紡線聲，先前從不紡線的婦女，也都買來了紡車。

在邯鄲市內，一百零二戶的赤貧農，每人都分到了三畝地。在秋收時，組織了互助組，很快的，六百畝高粱地，四天內就收割完了。在廣平縣五花營村的農民，分了地，就都趕着蓋新房子。在往年時，藍莊常有半畝到三十畝的莊稼，因缺地種不了。可是，今年秋收糧都獲不少，差不離說：「毛主席的治法真好。」

## 二 處處都露着喜笑臉

在廣平縣南藤村，過去是個貧民區，盡是矮矮的破土房子，從來就看不見人的笑臉，可是，現在人們都微笑的趕着牲口，雞豬滿街都是，時常聽見歡笑的聲音。永年縣婆上村，這村的農民翻身以後，十三戶亦貧，和二十戶貧民都上昇到中農，一個僱工，活到了四十歲，還沒娶上媳婦，餓孤了半生，可是現在有了地，也娶了老婆了。

## 三 家家和氣勤生產

過去你走過廣平南村時，盡聽見吵罵聲、哭聲，不是爹打孩子，就是男人打女人，或是婆媳吵架，原因都是爲着窮。可是，現在日子過得好了，吵吵罵罵這些事都沒了。參議員李和生的家裏人，在過去常和婆婆不和，今は現在却好了，整日的勤儉織布。李和生的媳婦，在往日，常因生活愁苦，向兒媳發氣，今は現在

却忙着生產，閒着時常和兒媳們嘖嘖地問問怎樣把紗紡了好換布，怪好的。軍屬王立明媳婦，因為家貧，先曾留過逃跑過一次，可是現在却好了，安心的過日子，紡紗織布。

#### 四 一人愁苦眾人担

在冀縣北窩莊，農民翻了身，一塊吃了一頓團結飯。在吃飯時，大家都在討論翻身的事，都說：『農會的人，都要親愛互助，永遠成爲一家人，都要聽毛主席的話。』王海莊的農民，開展了互助友愛運動，誰家有了大事（婚、喪、蓋房子等），都要互相幫助。農會會員張玉青病了，吃了很多藥，農會怕他把果實花完了，又愛窮了，大家便捐了兩千三百五十元幫助他。成安縣小馬農會會員王堂病死以後，農會會員們捐了四千多元幫助他殯葬。



## 快樂的張萬福屯

張萬福屯，是東北黑龍江北安縣的一個小村子，只有十九戶人家。在村的邊上，有幾個農民、用紅磚白木料蓋建新房子、一個農民正在高興的說：「十四年啦，沒得到一塊木頭、一塊磚。」別的一個接着他的話說：「別說是十四年，就是咱長到這樣大年紀，想也沒想到過啊！」

在這前面在一排草房子中間，有一間鉄皮頂的新屋，有玻璃窗，有一塊菜地、還有一個用木板搭起來的牛欄，大車停在那裏，黑牛睡在地上。

這時我遇見了村農會主任肖元慶，他已是四十多歲了，長滿了鬍子。他說：「這屯有二十多年歷史了，早先黑龍江有人來開荒，就建立起這莊子，慢慢的愈來愈多，就發起來囉。大夥都是

靠力氣過日子。可是鬼子來了，地都給佔了去，該無百元一畝地，他只給四十元，張萬福屯十九戶人家，就沒一寸地了。」

「怎能活下去呢？」我問着。

「鬼子成了主人，再把地租給大家種。你想想，怎能有日子過呢？我們只好挨冷受餓，還要替他放哨打更！你看，這個縣駐了多少關東軍吧？（即鬼子兵）」他指着遠遠的一大片兵營。「他們還要小牛、小鷄、鷄還要把活的送去，殺好後他送到冰房去，存起來以後吃。有一回，天上過了飛機，屯長敲鑼打鼓的，把我們趕出來看，嘿！看完了，每個人都要出五角錢飛機捐。」

說着，村主任領我進了屯子，這屯有二百多垧地（每垧十畝），現在大夥都又分了回來，老肖一家就分了四垧地，他已經蓋起了三間新屋，屋前屋後，都是他的地，這樣，他躺在炕上，多自呵。一睜眼就看見自己的地多自呵。房子還沒蓋全，標上貼着一張紅紙，寫着上標大吉」

這屯的地分配好了，老肖就領導着大夥，在一個月當中，都

……

現在這屯，不管是誰家的門前，都有着自的地，有半教土下的，都正在建造新屋。先前荒涼的屯子，現在多興旺呵。臨走時，一個老工人，對我說着：「我家在北安城街上，這裏咱沒分到地，可是，我就算這裏的人吧！我要叫他們把我的名字寫上……」。你看，窮人多愛他自己的地呀！

(劉白羽)

### 貧民住上了大樓房

東北哈爾濱市的貧民，分到了鬼子的公產房子，就實行集體住，集體生產。在三樹香坊顧鄉屯，二千多的鐵路工人和他的家屬，分到了六千五百多間公產房子。一個老鐵路工人，喜着說：「幹了十九年啦，這公產房子都分不給。北滿崗的貧民，

分到了洋房等東西，他們把東西變賣了，準備在他們住的附近的草地上，辦一個牲畜合作社。分到了一間福昌公司大樓的貧民，他們歡歡喜喜的搬進去住，準備把分到的織毛機器（鬼子的），來組織個毛織合作社。共樂分區的貧民，搬到高大的樓房去住以後，就組織了個委員會，來管理這些大樓房。三百三十七戶的工人，攤販，車夫和難民，都住在這些大樓裏面。這些鬼子的大樓房，都叫貧民住上了，每間洋房子，都擺着新的傢私，多排場啊！新陽區快上一千戶的貧民，都在裝上電燈，自來水，並訂下了生活公約，歡天喜地的過着集體生活。

## 東北農村的新氣象

下面這幾個故事，是新華社的記者，在七月裏，往東北黑龍江跑了一趟，看到的。

## 二 小苗長得鮮嫩哩！

在七月中，我到了北安縣太平村，看鄉儂高高興興的邊我去看他們的莊稼。他們說：「同志！去喜歡喜歡吧！小苗長得多旺盛哩！」我向着田隴走去，盡是金黃色的小麥，還散着麥香呢。他們滿面笑容的說着：「今年的莊稼，比往年強上兩三倍。民主政府來了，年景都順了，一壟地（十畝）的大豆，保得住收上六石（每石四百四十斤）。」正說着，突然，從地那邊傳來了歌聲：「擁護毛主席解放我們東四省，使咱農民翻了身，打倒了特務和漢奸，鄉親們齊向前，同心努力，有仇報仇，有冤報冤，十四年血賬今日還，實行民主見青天，訴苦大會訴了冤，清算得了房和地，平等生活真快樂。」

## 二 移墳蓋屋栽樹忙

在北安縣五區裏的蔣店裏有三個：

第一是移墳忙。先前沒地的農民，祖先的屍骨無處埋葬，隨處挖個坑就埋了算事。可是現在有了地了，祖先的屍骨，也得好好安葬。一位老鄉這樣說：「先前老人埋在荒山裏，咱心裏像有塊大石頭，好幾年放不下，現在有個地處了，活的死的都滿意了。」

第二是蓋屋忙。過去這裏有個壞風俗，每年二月二就要搬家，沒房子住的窮人，到了這一天，就擔心事。現在，地回家了，大夥都忙着蓋新屋。他們都說：「過去人家都叫咱飛戶（即外來戶），到了二月裏，就要被人趕跑，現在咱住自己的房子，誰敢再說咱是「飛戶」，那個敢趕我搬家？」

第三是栽樹忙。分了地，大家都忙着栽樹，老鄉們都說：「栽了樹，留個紀念啊！待將來日子久了，子孫長大了，好被他們覺得，這是民主政府在什麼日子，分給咱的地。」

北安縣八區的邱區長，有個小鐵盒，誰都不叫打開，連他家裏人，都這樣子。後來，我打聽了，才曉得這是三塘地的「地照」。（就是文契）。有一天，他不留意，把這秘密說了出來。他說：「有了「照」就不落空了，我如今有了「照」，怎不好好的保存着呢。我的地照，就鎖在盒子裏。」他今年三十五歲了，這是他第一次自己有地照，自然熱愛着呢！

#### 四 神槍手二彈打中二雀

到了太平莊，自衛隊的神槍手車仁海對我說：「誰要擾亂我的步樂生活，咱就開槍。」他的槍法很準，是四樣子彈打死四隻家雀的神槍手。這時他和自衛隊員柳殿起，同時開槍，嘍！嘍！兩槍聲響，兩隻家雀一同落地。臨走時他們說：「我們太平莊日子越過越好了，不叫咱過好日子的鬼子也好，蔣軍也好，咱的槍就瞄準他。要打瞎反動派的眼睛，保管不叫他打上鼻子。」

## 有了毛主席才有文書

在察哈爾省涿鹿縣辛興堡的農民，分了地開了個慶祝大會。全村的農民，笑嘻嘻的走進了會場。主席沈仲海忙着說：「快把文書送給大家。」大夥聽了，樂得合不上嘴，恨不得一下子跳上台去，把文書拿來。很快的，文書拿來了，有的雙腿跪下，向毛主席磕了個響頭，有的農民，向毛主席行了三個禮說：「毛主席有了你，咱也有了三輩子沒鬼過的文契。」張永太走到台上說：「咱們今天，比皇帝吃筵還痛快，沒有共產黨，咱們就沒有地。」蔣介石想來奪咱的地，奪咱的文契……這時，大夥都讓起來：「咱們打那狗入的，決不讓他奪去！」張永太繼續說着：「他要是來了，我拿長矛槍，也扎死他幾個！」又一個農民說：「這下咱開地也有了，扇也有啦，可得好好生草，不叫它吃節用。」



剩餘的東西，供給前線。」最後，一個青年李豐悅站起來說：「咱們給毛主席，寫一封信，就說咱們翻身了，有了地啦！放心吧！國民黨反動派那小子們，讓他們來！有咱們農民，就會打的他爬不起來！」

(哈爾濱通訊)